

待到来年春天时

唐雅冰(四川)

也许错过了才懂得珍惜。因为疫情,今年的春天被一个口罩关在了门外,对冬天,我就多了一份贪婪,每次下乡总忍不住到田埂上走走,一任眼神在地里逡巡。

乡村的日子很慢很慢,苍耳颜色慢慢变深,尖利的刺寻找着可以携带自己旅行的皮毛;橘子慢慢转红,在人家屋顶挂成一个个诱人的灯笼;幼竹慢慢褪去笋衣,开始与风霜抗衡;莴笋、葱蒜慢慢熟了一茬又一茬;春日送拢的鸡苗慢慢长大,公鸡开始打鸣母鸡开始下蛋;那以前气势汹汹的田园犬慢慢被火腿肠、包子馒头收买;年前还搂在怀里的孩子已经满地跑;天气慢慢冷,桑叶慢慢落、草木慢慢枯……一切都如

此慢,慢得忘了菜花怎样变成菜荚,荷花如何变成莲蓬、大豆何时变成人家门前风干的豆腐干……

当一片平整的农田映入眼帘,我有瞬间的恍惚。开展扶贫工作几年来,对这片农田我应该是熟悉的,已经忆不起这条田埂叠加了多少我的脚印。随着季节的变化,农田也改变着颜色。曾栽种过桑树、种过莲藕,最多的是种油菜和水稻。往往是收完水稻又种油菜,收了油菜又犁田插秧,这地也就有了菜花与稻花循环的香味。按照惯常的话,这片地里的油菜应该有十厘米左右高了吧。可今年不同,刚刚挖掉的桑树枝顺着田埂埋了一圈,几位老人翻捡着桑树根去掉里面白色的梗留下皮

背回家。老人告诉我,这交给药铺一公斤可以卖五元左右。地边停放着一辆铁牛,几个大婶左手提着小桶,右手娴熟地抓起麦朝四面撒去。麦粒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弧线,翻滚着、跳跃着,纷纷扬扬落入地里,寻找着一个个缝隙钻进去,与泥土的黄融为了一体。而我的脑海始终定格在一幅画面上:耕牛耙过,土地平整,农人在地里拉起绳子,扬起锄头沿着绳子打窝,一锄一窝,打完一行再起一行,那行距窝距一如用尺子丈量过。待窝打完再一前一后两人分工合作,前面的人撒肥料,后面的人撒麦种,撒完后再把锄头打横,推拉之间便将麦种盖了起来。

看不见耕牛、看不见人拉绳、看

不见人打窝,我不由地停住了脚步,在田埂上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撒完麦种后,几个大婶站上田埂,眉眼含笑地望着面前的土地,铁牛开动了起来,一阵机器的轰鸣后,麦种全部盖上了泥土的被子,只等阳光和雨露唤醒,钻出地面向这个世界报到。短短一个小时不到,几亩地就播种完毕,我一时专注一时走神,心头的疑问也随着土地回归平静而释然。

突然,一个大婶再次扬起了手,抓起一把麦子朝土里撒去。这是什么情况?我拍拍坐得发凉的屁股,走了过去。“大婶,已经种完了您为什么还要再撒一把种子?是担心刚才撒得不均匀吗?”“哈哈,不是,你看

那里——”顺着大婶所指之处看过去,几株落光了叶子的树上,一群白鹭如一串串音符停歇在上面。“天气冷了,白鹭找吃的越来越难,多撒一把麦子,一方面它们也可以饱餐一顿,另一方面免得它们翻下面的种子。”大婶一面说,一面又扬起了抓有麦粒的手。我恍然大悟,一丝暖流从心头涌过,连刚才感觉割脸的寒风也变得温柔起来。

多撒一把麦子,给白鹭留点口粮,我仿佛看见了来年春天,绿油油的麦田里,一群白鹭翔集的绝美画面。转身离开,耳畔有鸟鸣传来,不用转身,我也知道,那是白鹭在一面啄食一面向农人致谢。虽然错过春天,可这个冬天并不寒冷。



刘贵锋(甘肃)

冬日之美

当晴空之上,一排排振翅高飞的秋雁,消逝在诗人惆怅的诗行,再也找不到一片遗失的羽毛;当远山的影子洗尽铅华,终于模糊成一张发黄的宣纸;当那些擎着白色小伞的精灵,一片,又一片,缓缓飘落在广袤的大地上,季节的手悄悄翻开冬素雅的册页,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福祉和馈赠——冬日之美!

冬日之美,在静享暖阳。瑟瑟冬日,最珍贵的莫过于一轮暖阳。当冬日里的一缕阳光和藹可亲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除了给人躯体上的温暖,更多的是给人心灵上的一种慰藉。“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暖阳之下,一人一椅,闭目而坐,任由阳光温暖的手触摸身体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寒气消退,毛孔舒张,僵化的骨节有了生机和活力,心似乎也酥软了,想一想那些美好的事物,愉悦而惬意!

冬日之美,在围炉夜话。当黄昏一点点降临,夕阳把远山勾勒成一幅沉重的剪影,最后又藏匿于凝滞的暮云里,而寒气终于越来越浓,一场大雪似乎摇摇欲坠。于是,燃一炉火,一家人围炉而坐,煮一锅热气腾腾的美味,聊一聊今年的收成;或者与茫茫人海中那个最懂你的人,温一壶酒,执手相看,互诉衷肠。

也许,只有冬夜里的这一炉火才可以翻阅这一年漂泊他乡所有的艰辛和愁肠深处的那些柔软。这样的夜晚,温馨而幸福。“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千百年前,在那个炉火舔着酒壶的夜晚,那个叫刘十九的人,他来了吗?想必,一定是的。

冬日之美,在赏雪寻梅。期待中的一场大雪终于姗姗而来,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下了两三天,人鸟无声,大地苍茫,天地间仿佛就只剩下了这空寂、朴素的白。推开柴门,乘兴而行,只见玉山亘野,琼林满道,如梦如幻。已自感叹造化神奇、神鬼莫测,然而峰回路转,与一树梅花撞了个满怀,倩影楚楚,暗香浮动,欢喜之心顿生,身心舒畅,其喜洋洋矣。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一片苍茫的水面上,那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静坐成一尊佛像的身影,所等待的,不正是这冬日里一场白茫茫的寒江雪么?

冬日之美,在读书写字。冬日静好,泡一杯茶,焚一炉香,从书架上抽出那本多日来一直想读却总是抽不出时间读的书,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展册翻页,怡然自得,忘乎所以。读一本书,透过一片花瓣,嗅一朵花的芬芳;读一本书,透过一泓溪流,倾听大海的澎湃。或是研墨展纸,凝神静气,临一通法帖;兴之所至,抄几首小令。古人云“字为心画”,又云“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写字的过程,其实就是脱胎换骨的过程。学海无涯,书道漫漫,汲翰墨之芳香,养浩然之正气,何其快哉!

冬日之美,在从容,在悠闲,在洁白,更在蓄势。从来没有一个季节像冬天一样富有诗意和情怀。拥抱冬天,感受冬天,品味冬天,享受冬天。

冬日之美,无穷无尽,妙不可言。

葳蕤与峥嵘

刘期荣(四川) 摄



冬日忆火塘

吴小英(上海)

一到冬日,总会让我想起故乡的火塘。熊熊燃烧,木柴噼啪作响,火光里映出人脸。人们三三两两,或蹲或坐,围在一起,畅聊农事和心情。

冬日,农人的生活慢下来,火塘边的休闲是极大的享受,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所聊内容不过是家长里短和各类道听途说,如果有人出了远门回来,那他就变成了火塘边的大明星。他带回的各类新闻、轶事,无论真假,大家都爱听。这个人在火塘边坐着,火光映着他

的脸。他不负众望,将他的所见所闻,讲得有声有色,间或还比比划划。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张大了嘴巴,瞪圆了眼睛,甚至听到伤心处掉下泪来,嗟叹不已……冬日,就在这火塘边,轻松又暖融融的,大家都觉得走不开。

火塘可以烧烤。孩子们拿来红薯、芋头,焐在火塘的柴灰里,把糍粑串在小竹签上烤。火塘里的柴烧得噼啪作响,火光映照着孩子们的小馋脸。不一会儿,香气扑鼻,糍粑最先烤好了。孩子们从快要燃着的竹签上拿

下糍粑,真烫手,咬一口,香、酥、糯,真好吃。他们你一块我一口,好不开心。有时候,大人们晚饭也在火塘里做了。火塘里架一口铁锅,铁锅里炖一锅白菜,放上几片腊肉,锅里冒出白气,香气简直要把锅盖掀开了。此时如果先前来烤火的乡人里还有未走的,火塘边的小儿子上,便会多出他的碗筷来。老酒斟上二两,哥俩喝个痛快。小孩子们高兴地跑来跑去,大人们喝茶、抽着自己种的烟叶……火塘就这样滋养着人们。

我已多年没回故乡。冬日里,

故乡的火塘却时时萦绕在我心怀。前年腊月间,因为公干,我总算回了趟故乡。

故乡的山河、田园依旧,只是原先的木瓦房,全都变成了漂亮整齐的水泥楼房。我一家一家地看,却看不到一家烧着火塘、烤着火的。我感到失望和沮丧,是啊,人们现在生活好了,已经不再围着火塘交流信息,也不再依靠火塘烧烤。

日子,过得好快!离别的日子又来到。挥一挥手,故乡的火塘,我也在向它告别。

野菊花开过客稀

陆明华(广西)

初冬,一个还不算伤感的季节。行走在冬日的乡村野径,你时不时会和一丛丛散发着微苦清香的野菊花不期而遇,从满目衰败的枯草丛里冷不丁冒出一抹暖融融的金黄,让你不由得眼前一亮,怦然心动。

那些恣意生长在坡地岭岭、沟沟沿沿上的野菊花,静默地站在秋与冬的结合部,擎着一盏盏金黄的灯,照亮了乡村山野的冷寂瑟缩,让肃杀的冬日少了些寂然之气,多了份浓郁热烈。

这满山满坡的野菊花,是初冬时节众花的坚守者,它虽然没有牡丹的富贵,也没有桃花的艳丽,但它却有着朴实无华的品格。肃杀的严冬,百花衰败,万物凋零,此时野菊花凌霜怒放,以从容

淡定的气质,装扮着茫茫的原野。荒莽大地因为有了它的存在,平添了许多的生机和暖意,花瓣是那种显目的土黄,带着一种大地的颜色,让人亲近;茎上的片片叶子,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绿色,让人想起春天的葱茏,心头不由地就会升起一阵温暖。如果把牡丹比作花中之王,那么野菊花不过是守候在花中王国里的一个小卫士。寒风来了,它们挺直身子,手拉手,肩并肩,让寒风绕道走远;冷雨来了,它们撑开伞柄,让透骨的寒意泄入荒野;霜降了,它们一边活动着手脚,一边快乐地拿着白霜洗身子洗脸,让白霜成为了美化它们面容的化妆品。

野菊花在荒凉的枯草中灿烂

的开放着,带着特有的芬芳。它的香气不是那种久了让人腻烦的香甜味,它的芬芳质朴而天然,浓郁的香气中带着微微的苦味,但她为这个季节抹上了一层金黄的暖暖色调,闻着这种花香,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感觉便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当陶渊明挥笔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也许他正在饱受着物质上的贫乏、精神上的困顿,但野菊花以独特的气质给了这个伟大诗人温暖的慰藉,让他暂时从柴米油盐的困顿狼狈中解脱出来。

望着眼前漫山遍野怒放的野菊花,嗅着它所散发出来的馨香,我们一家三口不禁俯下身子采摘起来。回到家里,拿来花瓶,放点淡盐水,一簇簇野菊花就盛开了

家里,居室里,它成了冬日里我们家一道亮丽的风景。高兴时看它,就像是看到了一个顽皮的孩子,仰着童真无邪的笑脸,感觉是那么亲切和谐;郁闷时看它,就像是看到了满天的星斗,眨着亮晶晶的眼睛,感觉一下子就变得轻松自在起来,心儿也不由得被野菊花那种超然的气质所折服。

野菊虽然不妖烧夺目,却有着独有的气质。宋代诗人盛瓊在《朱元晦过访》中写道:“苍松翠竹映斜晖,野菊花开过客稀。叶底黄虫作寒茧,雨余蝴蝶满园飞。”

野菊,犹如农家女子般平凡、结实而美丽。我不擅种植花卉,却不妨碍对花草的喜爱。既能装点生活,又可过足花草瘾,野菊花于我,最适合不过了。

爷爷的麻窝子

黄廷付(安徽)

爷爷拿出他的麻窝子穿在脚上,走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我看着那模样怪怪的东西,心里有些诧异。爷爷看到我眼里的疑惑和好奇,耐心地告诉我:你别看这麻窝子的模样不好看,以前贫瘠的岁月里,可就是靠着这双麻窝子,我才能在寒冷的冬天挑着担子往返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那闹饥荒的年代,方圆十里八乡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咱们村里的人就因为有了这麻窝子,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时候,还能出去做些短工贴补家用……

听罢爷爷的话,我似懂非懂地看着爷爷,有些不以为然。爷爷见我这表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你们这一代人生活条件真是太好了,吃不愁,穿不愁,还能安心地去上学。你哪里能想象到困难时期的生活,有的人家连一套棉衣都没有;有的人家做好饭后干脆就把锅拿掉,蹲在灶边围着灶膛取暖;还有的人家,一家子就只有一双棉鞋,只有出去办事的那个人才能穿。如今生活在蜜罐里的你,怎么能体会到当年麻窝子的重要性!”

麻窝子其实就是用麻绳编的草鞋,它的形状像鸟窝一样,但是做工却极其复杂。尤其是鞋底,是用木头做成的,木头鞋底的边上要匀称地钻满小孔,从小孔里勾起来纬线,再往上面就像编筐一样交叉编织。做成成品后的鞋帮密密麻麻非常严实,保暖性也很强。有的人为了能让麻窝子穿的时间更久一点,还用桐油在外面刷了一层。

麻窝子不适合在雨天穿,它不防水,如果被雨水浸透,就会变得非常沉重,也容易坏。爷爷都是在下大雪的时候才拿出来穿,有时候怕渗水,爷爷还事先在脚上裹一层塑料布。有一次,下雪的时候,我趁爷爷不注意,拿过麻窝子就套在脚上,但刚跑出院子就跑不动了。我气喘吁吁地挪回屋里对爷爷说:“爷爷,这麻窝子一点儿都不好,里面也不暖和,还刺脚,我的脚都扎痛了。”

晚上洗脚的时候,爷爷说:“你来看看我的脚。”那是怎样的一双脚啊,脚掌上长满老茧,整个脚上的皮肤就像老树皮一样厚实粗糙。难怪爷爷夏天总是光着脚,难怪爷爷穿着麻窝子可以挑着担子徒步几十里。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们按照老家的习俗,把他的麻窝子连同他的旧衣裳都拿到村口烧了。麻窝子,随着爷爷离我们远去。